

特 告

●●●●●●●●●●
建社熱心捐款續誌

范君鳴石捐銀五十兩

李君笑演捐銀五十兩

俞君愷儔捐銀五十兩

●●●●●●●●●●
請交徵聯認助銀物之佈告

啓者。前同志諸君認助銀物。請於本月十八前。交到本社楊君敏達處彙收。萬勿再延爲荷。因是場徵聯。係十九期也。此佈。

●●●●●●●●●●
本月十九日大會之佈告

再者。本月十九星期日。開特別大會議。改訂社章。經登前書。及報章專函外。特再登佈。務請踴躍赴會爲望。此佈。

●●●●●●●●●●
請領均益會之佈告

公啓者。十一月份內均益會。經于初五日開抽。所抽得者乃始字。乃楊君敏達所投。應照章登書通知楊君。請携票到會計處取回會銀完會可也。此佈。

●●●●●●●●●●
外界助獎徵聯品物十誌

黃君清如介紹倫炳軒君助五拾至一百
逢一者各詩箋一盒。呂叔南君助副榜
首名杜展云繪墨水龍中堂一秩。周孟
超次女恬英女士助正榜首名綉金眼鏡
袋一個。

●●●●●●●●●●
捐助軍費十誌

曹君鏡泉捐銀壹元

社 聞

●十一月初五日例會情形

十一月初五日。爲本社例會期。是日到者。有楊赤若。楊敏達。潘仲達。楊子江。勞沛然

。何貫俠。李少峽。范鳴石。何幹余。關晃輝。各君。是日關君晃輝提議一條（一議本月十九晚。為徵聯截列期。事務甚繁。應否舉定幹事員屆時辦理一切之處。請議決。）議決如下。（衆議即行公舉）隨由衆舉定黃清如。譚伯機。何少海。關晃輝。謝均彝。劉伯恕。六君為招待員。俞愷儔。楊敏達。二君。為司理財政賬目員。黃清如。關晃輝。二君。兼為編列謝教員。徐季直。潘仲達。二君。為掌閱卷蓋印員。朱雲台。關晃輝。李少演。蒲礎伯。四君。為抄榜員。呂錫疇。黃清如。曾少勳。為檢執遺卷員。黎占曾少勳為庶務員。并是日為開抽均益會之期。隨舉定梁君威如為抽籤公正人。所抽得者乃始字。查始字乃楊君敏運所投。公議登書通知楊君到領。

●人社六十二誌

玆陳君立漢。介紹唐君雨亭。（年二十七歲。番禺大江鄉人。寓十八甫富隆茶居）入社。又何君嘯海。介紹曾君繁蔭。號嘯徵年廿七歲。

番禺龍岡人。寓六榕寺慕德里司研究所）入社。經調查清楚。社長認可。照章將第一期基本金繳交會計處發回收條矣。

●人社候查

玆何君少海。擬介紹江君貫忱。別字迪羣。年二十六歲。番禺人。寓廣東高等學堂）入社。又黃君星曹。擬介紹湯君冕輝。花縣人。寓存善大街。德安洋貨店）入社。又李君笑演。擬介紹劉君炎生。（年二十八歲。番禺柏塘鄉人。寓光華高等醫學堂。）入社。均發調查員詳查矣。合併登佈。

●認捐本社經費十四誌

玆唐君雨亭認捐本年經費銀五毛。曾君少勳認捐月費二毛。以補助豫算之不足云。

●繳交常年經費三十二誌

玆唐君雨亭已將認定經費繳交會計處矣。現冬節已過。各數均待清找。既認未交者。請勿待專函催交乃繳可也。

●繳交認助徵聯銀物十誌

茲社員潘銀民悅。外界馮君雨田。周君恬弟。李君詒興。盈昌寶號。已將認定獎品繳交矣。現列期將屆。認定獎品未交者請早交來。

●繳交軍費三誌

茲曹君鏡泉。已將認捐軍費繳交會計處矣。

●繳交三期基本金特誌

茲曹君祖仲。已照章將第二期基本金繳交矣。本社籌建社址需款甚鉅。慨捐鉅款者。

尚不乏人。同人未交之區區基本金。又可落曹君後乎。

●關於籌建社址之言論

劉君善銓。熱心人也。對人言。均謂本社現在萬不能無一確實社址。無論何項事務。均莫重要于此。倘社址確能成立。亦必竭力捐提。是以前議捐軍費而不和議者。亦此故云（正誤）前期雜俎觀祭冠慈林烈士記內十月念四日句念誤會又血書薰粵句書薰二字倒置又其聯顏曰句聯誤對漏顏字又陳都督主祭句祭誤專又轟炸公仇拯粵人句炸誤靈拯誤抹合并更正

辛亥十一月十二星期日出版第九十九期

論說

議和之研究

養初

北伐之舉。有進無退。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以國民之義務言。本無和之可議也。寧為刀下鬼。不作滿洲奴。楚雖三戶。亦足亡秦。况同胞有四萬萬之衆。而不能直搗黃龍。滅此朝食乎。以國民之心理言。亦無和之可議也。十八省中光復者已十五六省。胡虜居於燕薊。安能以蜂蟻撼樹。螳臂當車。雖則漢陽復淪於腥穢。而南京已得。足以相抵而有餘。以兩造之形勢言。更無和之可議也。是以議和之電。自滬傳來。凡我國民。皆有不樂聞之慨。且有將信將疑者。然北虜鷹犬唐紹儀已銜命抵滬。民國代表。已與之周旋。可見議和之事。亦已信而有徵矣。然則南北兩軍。將從此寢息干戈。言歸于好。一任北虜之蟻踞大位乎。正未必然也。夫袁賊之所以提議和款者。不過為緩兵之計。民政府豈不知之。乃亦姑與委蛇者。良以行役疲勞。亦思暫憩。

良馬久聘。當欲少休。漢陽之戰劇。門五日四夜。爲空前之大血戰。西國人士。亦驚歎中國之神勇。經此劇烈之戰爭。偷不稍事休息。斷不能迴復軍士武勇之精神。且流血不已。亦非人道所宜。故袁賊遣使乞和。民政府允爲協議。此一說也。漢陽血戰。殺人成城。積尸爲阜。臭穢難堪。使人生病。若不停戰旬日。收拾遺尸。則既無當於仁慈。亦足以釀成疾疫。是爲人道起見。爲公衆衛生起見。均不能不停戰以檢尸骸。戰場與租界毗鄰。外人爲衛生起見。向兩造居間調處。請暫息干戈。偷抗不允納。必至兵連禍結。曠日持久。尸陳道左。腐臭生疫。外人必起而干涉。以免波及租界。則何如允彼居間調處。兩造暫釋甲兵。此又一說也。武漢起義以來。光復者雖十餘省。然草創伊始。各省內部。多不免紛紜。內力未充。即不能與各省互相聯絡。是以抵禦北軍。僅恃鄂軍之力。其餘各省。或僅以偏師相助。或竟不

遣一卒赴援。黎元洪黃興諸豪傑。以一人而當北虜之全鋒。雖有經文緯武之才。亦苦無隻手擎天之力。是以請援之電。急於星火。籌餉運械亦須寬展時日。乃能從容佈置。以與醜虜決一雌雄。適袁賊遣使求成。鄂軍安有不姑且從權。暫停交戰。以待各省之援兵。一面保守武昌。一面北伐。以擒其渠而搗其穴。然則名義上爲講和事實上則嚴修戰備。鄂軍當可告無罪於天下者也。此又一說也。要之各省苟能同心協力。以赴援武昌。并謀北伐。則同仇敵愾。何難掃清京闕。振我大漢之天聲。否則各省自成一國。內部又意氣紛爭。惟私利之是慕。所謂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雖不與北虜議和。亦於大局何補哉。

土貨答問事宜

贊武

粵自武漢起義。天下響應。潮流湧及廣州。於是兵不血刃。城不鳴銃。而青天白日之族。焜耀於五羊城中。而脫其專制。

我自由。斬除豚尾。重見漢家威儀。掃盡妖氣。共樂堯天氣象。斯非粵人之幸福。而漢族之光榮歟。

丁斯時也。贊武偕友遊於穗垣獨立之間。把袂而行。徘徊瞻眺。當於人稠廣衆之中。靜觀微察。見衣洋布者多。而衣土布者寡。是所謂不易服者。亦二三愛國之士。及勞動家之力不能易服耳。餘則疇不呢外套。而絨襪衣乎。又常於親串戚友之家。觀其起居食用之物。外洋者半。凡家稍富饒。而喜修飾者。則置備洋貨愈多。其次則依漸而遞降。而不知此皆中國之財所由散也。恫哉。我國之生計界。又不知若何喪失矣。又思吾粵政府。既有剪髮不易服之文告。熱心志士。復有維持土貨會之設立。何今竟仍若是其甚乎。一時萬念叢集。腦海沸瀾。鬱鬱不樂。形見於色。當時恨不能激西江之水。以饒塊壘。友人欲解予意。問何所思。予具實以對。友曰喜新厭故。人之常情。固亦無足怪也。

。雖然。世人於有害之事。往往甘之如飴者。以利害未明耳。苟明其利害。無有不棄之如敝屣者也。吾今與子研究其利害得失。彼輩其或翻然改圖乎。

予曰。夫不興土貨之害。不知凡幾。而其害則必先中於生計界。直接使國人失業。而間接禍害於國家。言念及此。可爲寒心。今子欲與予研究其事之進行。其熱心誠足嘉。惜乎問道於盲。愧無以報也。友莞爾而笑。復語予曰。子昔非鼓吹力倡振興土貨。謂能興己國之貨物。則可以救貧。猶憶前之二事乎。蓋友曾親予前期佛鎮土貨場成立之感言篇內、有振興土貨之二事、故有此說。雖然。予不忤冒昧。猶有芻蕘之獻。贊武君其許我言乎。予曰。僕杞憂在抱。棉力終微。前雖有振興之二事。亦奚足云耶。至若交換智識。切磋砥礪。乃友朋之義。且士各有志。苟以爲可效。而辱教之。則又幸甚。有何不許。

友曰。夫洋貨之銷流內地者。實爲民生之一大蠹。亦既盡人知之。然被其浸灌內地。以爲彼既投我嗜好。即製某式用品。以耗我蝕我。奈中國習尙。大都厭故喜新。而洋貨所輸入者。無不花樣特別。故彼輩亦從風而靡。以爲超特。則箕風畢雨。各有所好。亦不能強人以必從。莫若我亦可自立工廠。仿製其新式而抵消之。則彼客而我主。我逸而彼勞。斯利權不外溢矣。且其造製貨物之原料品。半皆以賤價購諸我國。而畧施微力。則十倍其值以售於我國。我苟能仿造洋貨。依次漸興。事半功倍。且省往返運費。其價較外洋倍賤而獲利倍豐。自造自賣。則利自不外散。而數年後。則中國所造之洋貨。通行於中國。而外洋進口之洋貨少矣。再數年而中國所造之洋貨。并可流行於各國矣。豈不美哉。

微言

(未完)

襄武

魏伯子曰。常白謂性直。必粗躁暴戾之氣

未除也。自謂性朴。必鄙野苟且之氣未除也。自謂不好事。必怠惰昏散之氣未除也。自謂守理。必執拗矯僻之氣未除也。人性各有一弊。而皆取其似美者以自慰。此之謂自欺。我願與同人各毋自美其短。又曰。天下之易欺者。莫易於自謂人不敢欺。天下之受諛者。莫過於自謂我不好諛之徒。往往已欲得名。而左右爭竊其利。故曰。僞聽生奸。獨任成亂。不曉事。性執拗。王安石所以毒天下也。好問好察。大舜所以爲大知也。善者不能用。惡惡不能去。郭公所以亡其國也。我願與同人各毋妄存疑執之念。

魏叔子曰。天道後起者勝。毋爲人先。人事先機者成。毋爲人後。後毋爲需。先毋爲驟。驟必霆發。需必蟄伏。語曰。迫而起。不得已而應。斯之謂正。我願本社進行。毋需毋驟。尤願昔毋霆發。今毋蟄伏。

又曰。大凡器大用人。未有不深沉靜重者。即或英雄豪氣。一往不可遏。決不犯輕浮淺露四字。我願與同人勉期大器。

諧談

保

囑

某甲。一日與數人談及保黨之事。不覺嘆曰。民國成立。各國公認。滿清窮守一二陋省。府庫空虛。雖有袁世愷輔助。亦難為無米之炊。傾覆可立而待。保黨之舉。不知是何居心。乙曰。是直一絕無意識之呆人耳。甲問何以見之。乙曰。汝不觀保字乎。從呆從人。分讀不是呆人之明証。黨 囑

過金嬌墓 調寄滿江紅 癡珠後身
石鍊媧皇天莫補。柔懷淒絕。憐泡影。曇花一霎彩霞明月。私語鏡裏曾幾日。倏駭遽傷長別。慟阿嬌。金屋貯無緣。衷摧裂。浩劫燼。芳蹤沒。餘恨土。營仙穴。籍情絲一縷。綰同心結。綺怨掠雲春倍愴。穠愁殢雨懷彌切。弔花阡。凝睇玉鈞斜。香難滅

詩界

粵謳

錢一個字

礎伯

錢一個字。耶你總睇唔開。開門七件事呀。冇錢就料埋唔來。況且無米難炊。從古有載。即使妾身唔使。亦要顧住吓个班小兒孩。呢陣妾正在撐持。萬事都係共耶你替代。免使被人欺笑。話我地唔該。你睇隔鄰二叔夫婦叫爭慷慨。造乜我耶唔見。抑或詐作癡騃。點解共耶你攞錢。總係唔秋采。唉。真受害。日日搶穿袋。總怕有

日撐持晤住咯。至到人亡家散就悔恨唔來。

小說

絳裳姐

笑演

潘氏爲粵東舊巨族。家畜名書古畫。累世寶之。有美人一幅。化工筆也。妖姬數人。倚欄撲蝶。客光射艷。髻影含華。窈窕舞腰。飄揚博袖。相掩映于花開蝶舞間。五色雲裳。裝配各妙。中有衣絳裳者。妖麗更絕。特冠儔輩。一睹能令人魂出其舍。常懸齋壁中。潘氏子韶齡十五。俊肖無匹。蓋韻士而篤于情者也。每注畫神移。面壁癡語。殆有活叫眞眞之想。乃題一絕曰。姍姍望立楚陽台。留滯雲踪來未來。誰道東風輕薄慣。絳裳吹動不吹開。下署欸爲受果耶。父亦風雅放達。見之撚髯而哂。母愛子篤。恐其因思損軀。乃笑而卷藏焉。父諸少姬則粥粥竊議。無不讒羨小郎君之厚情癡愛者。無何。家漸落。書畫盡散失。潘子亦流離異域。以舌耕糊口。

一日館于南京汪氏園廳中。園東西皆有廂。爲主人姬侍綉居。聽位園止中。廳外綠樹紅欄。環繞雅妙。綠陰叢外。時聞嬌語。潘子以賓客居其中。不敢闕出。惟有深居興嘆耳。有時回憶意中圖畫。不知流落誰家。往往懊恨欲死。然處此妙境。落魄人亦可稍慰下懷。一夕步月廳外。見花間斜欄處。隱有絳裳素簾。徒倚相招者。時花影歷亂。不能諦認。乃微近之。則一十七八麗妹也。與爲禮。低鬟無話。答答差澁。絕可人憐。然欲言又止。橫波屬盼。其情意殊厚。數叩其名。始答曰。絳裳姐。潘子扑笑曰。原來姐姐耶。女不覺紅暈徧臉。仍自恨其以姐自道者。羞縮之態。令人愛煞。時廳中無人。潘子強邀入室。執手歡談。不覺兩情繾綣矣。天明別去。潘子以爲汪氏姬妾。乃懼貽誚。然愛其妖麗。意殊不捨。日暮又偕數女來。皆靚妝麗服。妖嬈非常。其裳色各異。映人眼簾。蕩人魂魄。(未完)